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三

起乙酉明憲宗成化元年盡庚寅明憲宗成化六年凡六年

乙酉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猺

守臣奏廣西猺獞流劉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乃命輔為征夷將軍以太監盧永陳瑄監其軍召雍為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質實 趙輔字良佐鳳陽人

開納粟例
以備兩廣軍餉

二月詔雪于謙獄

御史趙敔言于謙等爲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其後亨輩不一二年亦皆敗露陳循等已邀恩宥無㑃臣言獨思正統十四年寇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伏乞取回前榜死者䘏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宫時即聞謙冤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敔言施行擇子冕還家冕先授副千户明年八月復冕官遣行人往祭謙墓制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爲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之 質實 陳循已邀恩宥按明史循傳石亨敗循自

朕所上書自訟言天位陛下所固有當天與人歸之時羣臣備法駕恭詣南内奉請臨朝非特宫禁不驚抑亦可示天下萬世而亨等僥倖一時計不出此卒皆自取禍敗臣服事累葉曾著微勞實為所擠惟陛下憐察詔釋為民趙敔武進人

帝耕耤田

彗星見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帝視太學釋奠先師始加牲用樂停祭酒官以下宴

荆襄盜起

鄖陽當山谷阸險之區久為逋逃淵藪鄧愈既得其地即當關林箐而置官司為善後良策宜可棄置而弗理其後饑民屯聚既多輒相雄長則是顯攖法網惟應誅勦以絕盜源更何必原其為饑寒所迫英宗不即用兵實不免過于姑息至御史銜命

荆襄上游為鄖陽古麋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作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勦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阸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因衆約束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為饑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撫輯謫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户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撫恤漸圖所以散遣詞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糾其黨石龍劉長子及苗龍苗虎等聚衆數萬為亂偽稱漢王建元德勝偽署將軍元帥魁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時王恕方以副都御史出撫懸榜曉諭而未受征討之命賊狃為故常橫掠如故恕聞于朝曰民可撫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懾于是命撫寧

撫輯自當遍履其地窮加究詰殲渠魁而拔枝黨毋使滋蔓難圖乃僅諭戍數人而猶悍之徒仍聽其伏匿不出未幾而劉通等遂敢僭號披猖肆擾郡邑養癰貽患當時司事者之罪其可逭乎

伯朱永為總兵官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發軍會王恕李震進討之至南漳破賊永適疾留鎮偵知賊巢在豆沙河萬山之中列為七屯明年夏圭督諸軍分道進逼擊之賊乃據險抗官軍下木石如雨官軍四面仰攻蟻附而登賊不能支遂大敗破其巢生擒通等二千八百七十餘人斬二千五百六十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驢騾一萬有奇石龍劉長子遁去會永病愈帥師搜餘賊龍等又轉掠四川巫山大昌圭分兵蹙之賊被圍食盡劉長子縛龍以降并獲通妻連氏遂班師賊息

質實 南漳漢臨沮中廬二縣地隋置南漳縣明舊屬襄陽府今因之豆沙河在鄖陽府保康縣西北下流入筑水巫山楚巫郡秦巫縣隋改巫山縣明屬夔州府今因之大昌晉泰昌縣後周改大昌宋屬大寧監元併入大寧州明洪武四年復置後又併入大寧縣永樂初復置屬夔州府 本朝康熙九年省入巫山縣劉通河

南西華人少負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石龍號石和尚劉長子號劉子龍王

恕字宗貫三原人朱永字景昌夏邑人謙之子紀事本末白圭遣指揮張英誘降劉長子諸將忌英功譖于朱永以

事擅殺英

夏五月大雨雹

避正殿減膳

敕羣臣修省

四川盜趙鐸作亂官軍擊斬之

宣德時四川鄖彭諸縣盜賊蠭起奪財殺人事聞上

命副都御史賈諒等往會四川三司調軍捕之仍敕

諒巡視軍民利病諒等捕獲盜首王洪陰海等正法

未幾土豪王永又陷城堡肆掠官軍討失利懸千金

購而誅之而趙鐸復繼起作亂鐸初與綿竹人徐貴有隙貴告鐸家匿羣盜縣官捕之急遂反與賊徒楊瓚僧悟昇陳煥章黄鵝子等流劫延至襄鄧諸郡瓚等相繼敗死鐸再聽招撫復業輒復為亂糾合番蠻四散剽掠偽號趙王至是廵撫僉都御史汪浩檄官軍合擊之鐸走彰明縣千户田儀等設伏間道分兵直擣其巢賊大敗鐸與餘黨奔儀偵知之追及儀以手刃刺鐸鐸墮馬斬之傳首成都賊平

質實

郫縣古郫邑秦置郫縣明屬成都府彭縣古彭國唐置彭州明改州為縣屬成都府今皆因之綿竹縣漢置明屬漢州今屬綿州彰明縣漢涪縣地唐昌明後唐改為彰明屬綿州今屬龍安府趙鐸德陽人汪浩石首人

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軏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迎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董源等援例乞復遂並革瑾宗以瑾為錦衣指揮使宗為指揮同知

秋七月免天下軍衛屯糧十之三

八月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荆襄十餘萬流民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絶收乞敕官司振濟于是命王恕及浙豫撫按各振具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往淮揚內外諸臣請緩徵鹽鈔逋賦等皆從之義琛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質實袁芳豐城人沈義江都人吳琛繁昌人

冬十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

敵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撫項忠等率所部兵禦之官軍力戰乃引去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者率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出沒為患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至二千里饒水草外為東勝衛東勝而外土地平衍敵來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絶內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並瑪拉噶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為嚮導抄掠延綏無虛時矣

質實

三受降城唐景隆二年築東受降城在今歸化城西黃河東岸中受降城在今衛特喇旗西黃河北岸西受降城在今衛喇特旗西北黃河北岸項忠字藎臣嘉興人阿勒楚爾舊作阿羅出

邱濬用驅用困兩策其說雖似可行但猺獞嘯聚無不據險為巢潛行抄掠利則競往而敗則

勅令改

發明 東勝衛既廢日以曠絕內徙漸屏藩離以可牧可屯二千里肥饒之野置之甌脫之區是棄以資敵也小王子馬拉噶等先後入居河套得坐待以乘其隙遂至大同寧夏歲無寧日此與割廣寧棄開平同一失策其釀兆邊患亦與明代相終始云

韓雍破猺于大藤峽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潯州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度號大藤峽中産猺人又有獞人自景泰以來嘯聚為亂隳城殺吏所至邱墟乞調兵勦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修邱濬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之獻于朝詔録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說欲分兵兩廣韓

深匿出沒所以不常且叢篁密箐道路崎嶇驅之則首尾難知困之則賊哭無定勢將何以取勝自不若韓雍擣其心腹以靖根株之為得算也第濟以粵人言粵事何至不諳時勢乃兩觀所云在東者宜驅在西者宜困豈亦未免有私其鄉曲移禍鄰

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敗也大藤峽賊之巢穴我以全師擣之控制四面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心腹既潰餘迎刃解耳趙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于雍雍乃率官軍倍道至全州破陽峒西延叛苗斬指揮失律者四人軍中震慄無不聽命遂抵桂林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則藤峽不孤乃以土兵十六萬先破修仁荔浦尋長驅至峽口衆議峽天險不可攻宜屯兵圍之且戰且守雍曰不然峽山六百餘里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懈將士心令我軍勇氣百倍賊已喪魄因而乘之可立破也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欲為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挂林箐間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督諸軍水陸並進猺賊悉力出捍峽南排柵堅寨滚木礧石鏢鎗毒矢雨下如注官軍登山

彊之見耶

仰攻雍督死戰呼聲撼峽若崩賊氣大潰遂連破山南石門林峒古營諸巢焚其石室積聚追躡至九層崖等山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級餘墜溺死者不可勝紀先是峽中大藤晝沉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用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勅嘉勞名輔還封武靖伯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明年餘賊鄭昂等攻陷洛容北流諸縣流刧至廣東境雍發兵撲滅之雍又議置武靖州于碧海灘以上隆州土知州岑鐸掌州事從之賀實

陽峒在全州境内西延鎮名在全州西百里荔浦漢舊縣唐置荔州尋廢仍為荔浦縣明初並屬桂林府孝宗四年俱改屬平樂府今因之九層崖在大藤峽北洛容唐置洛容縣宋省象縣入焉元仍舊明屬柳州府今因之北流隋置北流縣唐屬容州宋元仍舊明改屬鬱林州今因之碧灘在潯州府西北八十里

雍議峽江百里有上中下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請置武靖州及移思隆巡司于此武靖州成化三年置屬潯州府神宗末州廢為鎮在今桂平縣東北三十里上隆州宋置元屬田州路明初屬田州府自岑鐸移治武靖而州遂廢故州在今田州北八十里邱濬字仲深瓊山人

丙戌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崗等苗為患巡撫王儉不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猺獞于桂陽威名著西南苗獠畏懾呼為金牌李

質實 銅鼓在靖州南境州南百八十里曰黃團驛相接者曰銅鼓驛天柱明守禦所後改縣屬靖州今縣屬貴州鎮遠府桂陽宋軍元路明洪武初為府尋降州屬衡州府今升直隸州王儉銅梁人

南畿大饑

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振之

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疏諫貶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賢丁父憂令馳驛歸葬即還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畧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且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而口實可言或降溫旨使賢于天下事知

必言言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茍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又何必逆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哉疏入黜為福建市舶副提舉王翺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救之竟不從質實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居父母喪踰大祥始食鹽酪

秋七月封弟見治為忻王見沛為徽王

質實見治英宗第八子未就藩八年薨無後見沛英宗第九子十七年就藩鈞州正德元年薨子簡王祐檯嗣

八月瑪拉噶寇寧夏

李賢在英宗朝相業頗有可觀而于景泰時則浮沉自全毫無建立即所陳中興正本十策乃無一語敦勸尊親豈得謂之矢心精白況由郎署受知超擢竟不能以讜言正道力諫酬知具

七月瑪拉噶犯固原八月犯寧夏都指揮焦政戰死

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

閣臣得君自三楊以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贈太師諡文達賢嘗言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請發帑振貸恤邊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大臣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當時翕然稱為賢相然自郎署受知景泰帝起擢侍郎而所著書詆帝荒淫多過其實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惜云

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

負景泰實甚不特著書過詆之足滋物議也

李賢既卒故有是命定之諡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史却立以俟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有質宋人名字者就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人服其該博

鎮守開原太監韋朗有罪赦不問

時內侍梁芳韋興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韋眷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恣帝以妃故不問也朗鎮開原坐失律當逮治其同官鎮守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朗請戴罪立功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貽悞大事豈得援以為比宜勿許內批仍允之

質實 街亭即街泉亭本漢縣後漢省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好水川今名甜水河在平涼府隆

德縣
永

發明　宦寺黨緣出鎮假采辦之名肆騷擾之實蓋
明恃宦闈之寵故敢逞其所為憲宗果置之
不問惑已甚矣至韋朗失律罪當逮治而李良曲
為奏解同黨相援公然徇庇雖以兵部之覆劾而
仍由內批允行徇瑞豎而自
隳軍紀此威柄所以下移也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瑪拉噶三上書求貢許之

時韃靼諸部內爭保喇弒蒙古勒克呼青吉思瑪拉
噶又殺保喇更立他汗阿勒楚爾復與瑪拉噶相仇
殺瑪拉噶遂殺其所立汗逐阿勒楚爾而使使入貢
尋渡河掠大同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瑪拉噶

君臣日對疇咨政務必有實蹟經筵進講已屬具文至諂旨賜饌及叩謝山呼循例數言即謂有當于勤政斯已鄙矣定之之

再乞通貢而別部長頗羅鼐亦遣人入貢帝許之詔永等駐軍塞上時給事中程萬里上言瑪拉噶窺伺邊疆其情叵測然臣度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二萬統以驍將使探瑪拉噶所在潛師擣之破可必也帝壯其言而不能用

質實 程萬里華容人頗羅鼐舊作孛魯乃今改

御經筵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官承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時咸以定之為過云

三月召商輅復入內閣

請亦欲去其繁文耳史氏遂謂無一辭相接以爲順旨定之雖云愛禮存羊而當時君臣之際陽政務之叢脞亦可見矣

輅既罷歸英宗每念輅謂朕所取士嘗與姚夔侍東宮不忍棄之然以忌者竟不復用至是帝驛召至京命以原官入閣輅疏辭帝曰先帝已知卿枉卿其勿辭

開浙江福建四川雲南銀場

以內臣領之

夏四月四川地震

四川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地凡三百七十五震敕所在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言官劾罷戶部尚書張睿南京禮部侍郎俞綱等于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並乞免帝皆慰留之

質實張㕔鄢陵人

俞綱嘉善人

遣襄城伯李瑾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掌蠻

四川三面皆蠻蠻依山居往往出肆剽掠而都掌蠻尤甚都掌古屬犍為郡在叙州府西偏地介川貴間既僻且饒與芒部烏撒接諸峯盤互大壩為門户又進為九絲所在結寨無慮千百明初詔大軍降隨地安揷入籍輸賦分山都六鄉水都四鄉皆隷戎縣水鄉平衍其黠逆者猶難逃遁山鄉深阻莫可窮詰更嘯聚為患宣德初討平之正統中兵備稍弛蠻始縱恣景泰天順間屢討屢撫賊林箐出没愈猖獗成化元年翰林侍讀周洪謨上方畧言蠻各有主請擇素有名望衆所畏服者一人立為長官司統各寨蠻民即隷本府戎縣統屬旣定邊境自寧周故叙人習知利害詔軍帥行之會是時總兵官先已進勦屢破賊

寨移兵珙縣進至戎縣貴州兵亦至抵金鵞池遂合攻大壩斬獲甚多以撓閑然蠻性叛服不常軍還則又出熾至是臨合江等九縣所過屠城赤地千里朝議大發兵討之以瑾佩將軍印充總兵官信進尚書提督軍務信言山勢險惡必得土兵嚮導請敕諸土司集兵聽調仍守境勿縱賊逃從之而賊已攻燒上下羅計等寨師乃由永寧魁期分道進合勢奮擊所向克捷賊遁入深箐乘風縱火窮追力攻賊大敗先後焚賊寨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生擒一千餘人獲鎧仗孳畜無算又討九姓苗之不奉化者改大壩為太平川長官司山都水都分地以治設官控制之蠻于是慴息不敢動師還進瑾為侯信亦兼大理卿支二俸與白圭同蒞兵部

質實

山都掌今四川叙州府興文縣本西南蠻地名大壩都掌唐始置晏州元改戎州屬馬湖路明初降為戎縣神宗後改縣曰興文即今縣是也叙州漢犍為郡唐為戎州地宋置叙州

元為路明改府今因之大壩元大壩軍民府洪武中廢成化時置太平長官司今為大壩營在叙永廳西北九絲城在今叙州府建武城東南珙縣唐鞏州元為上下羅計長官司尋改為珙州明降為縣屬叙州府今因之金鵞池在今叙永廳西北九姓司西南五十里合江漢符縣地東漢改曰符節北周為合江縣隋屬瀘州宋元明仍舊今因之永寧元永寧路明初為長官司後升宣撫司今改縣叙永廳治九姓元九姓羅氏黨蠻夷長官千户明洪武初置九姓長官司地在今叙永廳西北李瑾和州人濬之孫隆之子周

洪謨字堯弼長寧人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敔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征不力逋負者多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

一南昌吉安撫袁臨江 質實 臨江宋軍元路明府瑞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州宋置元路明府令並因之

冬十一月前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卒

先是翱疾甚致仕未出都尋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諡忠肅翱清心寡慾方嚴質直循守禮法不競文藝其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銓衡門無私謁有所論薦不使人知嘗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自奉儉素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于舊與李賢同得帝眷焉然性頗執嘗有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及山林隱逸士至者率下部試翱黜落百不取一二翱性不喜南士英宗嘗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此不無少損云

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黄仲昭檢討莊㫤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㫤同疏進諫畧曰令川東未靖遼左多虞三楚豫章赤地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脁宴樂至翰林以論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帝王慎小謹微必於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乞停止烟火移此視聽明目達聰省此資財賑饑恤困則災祲可消太平可致矣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㫤通判時以懋等與羅倫同稱為翰林四諫

質實章懋字德懋蘭谿人黄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莊㫤字孔暘江浦人懋等既謫在道以給事中毛宏等論救懋仲昭改南京大理評事㫤改南京行人司副

戊子四年春三月免湖廣被災秋糧

免荆州等處一十四府七十五州縣并武昌等二十三衛所糧一百七萬三千餘石以去年旱故也

禁勲戚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求涿州田許之

先是番僧扎實巴勒乞静海地為常住田嘉善公主求文安地數百頃徳王請壽張地四千餘頃皆予之戸科給事中邱宏等上言國初北直隷山東地方土曠人稀太祖太宗屢頒明詔許民耕種免不科稅乃權豪怙勢專利病民率指為閒田乞奏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恒産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恒産哉乞將前命還給下民仍勅該部痛革往弊帝然之詔自今乞請皆不許扎實巴勒等所乞還之于民未幾周壽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

清縣地三百餘頃壽弟長寧伯彧求武强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疏諫不復省質實

靜海金以清州窩子口也置靜海縣明洪武初改靜海屬河間府令屬天津府文安漢縣五代周屬霸州宋至明因之令屬順天府武清縣唐置明屬通州令屬順天府武强縣漢武隧晉置武强明屬晉州令屬深州周壽昌平人錦衣衛千户周能之子能女為英宗妃生憲宗是為孝肅皇太后能卒壽嗣太后弟也憲宗擢左府都督同知尋封慶雲伯壽弟彧封長寧伯嘉善公主英宗女成化二年下嫁王增兵部尚書王驥之子　卯宏字寬叔上杭人李森字時茂歷城人　孔實巴勒舊作劉實巴令改

發明　勳戚乞請閒田病民專利因言官之奏而禁之是矣乃其禁甫申尋又允周壽等所請雖臺垣力諫置之不省後且屢乞不已轉以彭韶季琮覆勘不奉命下之詔獄抑何前後異轍歟周壽

輩冒禁行私固為藐法而憲宗徇情寡斷忘小民之恒業恣貴戚之貪婪逞懊遷就而使法不能行國是尚可問哉

加番僧封號

西僧扎巴㫄勒燦以秘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扎實巴勒為清修正覺妙慈普濟護國衍教灌頂宏善西天佛子大國師索諾木㫄勒燦為靜修宏善國師其徒加封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棕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充盈都下而佞倖由兹更進矣

質實 扎巴㫄勒燦舊作劄巴堅參索諾木㫄勒燦舊作鎖南堅參今俱改

天子之孝自與常人不同且常

陳文卒

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勞績士大夫多冀其進用及居宮端行事鄙猥既參大政無所建白子弟家人大通賄賂文每退朝則引賓客故人置酒曲宴專務請屬性又卞急遇睚眦怨必報羅倫論李賢奪情文以己為詹事時方丁母憂益內媿陰助賢逐倫更為時論所鄙李賢卒後文恣意而行名節大喪及是卒

六月免江西被災秋糧

以旱災免二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餘石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初英宗之北狩也錢后傾宮中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倦即卧地損一股復損一目及在南宮英宗不自

人尚有幾諫之義而不徒以從順為孝況宗廟社稷之所繫乎憲宗徇母后私意以致羣臣哭諫不成國體卒之仍從衆議徒顯母后之過又安得謂孝乎至于反汗賜外戚田乃其過之小者益不足論矣

得后曲慰解故英宗大漸時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冊及營裕陵賢請營三壙中旨不可事遂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名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翼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劉定之合詞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為心令若安厝于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所生母李宸妃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令若陵寢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羣臣聚議皆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諫又明日禮部尚書姚夔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宏倡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帝

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帝文華
與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齊呼萬歲出
門在端本宮之右
毛宏字士廣鄞人

秋八月京師地震

九月葬孝莊睿皇后于裕陵

上尊謚曰孝莊睿皇后
允羣臣議合葬裕陵

振陝西饑

彗星見

是月癸亥有客星蒼白色芒長三丈尾指西南變為
彗星掃三台越五十八日乃滅時彭時等上疏言外

建大政國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為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令嬪嬙衆多維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為宗社大計六科給事中魏元等亦言畧曰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洶懼皆陰盛陽微之驗也臣儔聞宮中盛寵匹耦中宮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于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使陰陽各歸厥分萬年之基將在乎此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為言帝曰宮中之事朕自有處不聽質實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

冬十一月都督劉玉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叛寇滿俊平之

俊自稱招賢王擁衆嘯聚不數月衆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玉為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八月巡撫陳价總兵官任壽吳琮及滿俊戰敗績都指揮蔣泰申澄被殺玉等抵石城前軍已屢敗賊乘勝逐之伏發伯毛忠奪其西北山幾破忽中流矢死玉被圍諸軍欲退項忠斬一千户以狥衆力戰忠親冒矢石不少避玉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大衂會天寒甚忠慮賊乘凍度河與套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圍困之賊窘欲降忠偕玉單騎赴之賊遥望羅拜忠直前挾俊坐疇以歸俊疑懼不出有賊將楊虎貍夜出汲被獲忠貰其死諭以購賊賞格且賜之金帶鉤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焉賊盡殲于是毀石城送俊京師伏誅

先是朝廷聞价等之敗撫寧侯朱永將京軍赴援永多所邀請彭時恐其張大且度軍可無行弟令整旅以待適忠以圍石城馳疏至帝遣中官偕白圭程信至閣議時曰賊四出攻掠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

自保我軍圍甚固此困獸易擒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定何故退且令出師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决矣信忿出危言曰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危之問時何所見曰觀忠疏曲折知其能若聞别遣禁軍則退避不敢任賊不可知矣時惟商略然其言至是賊果平人乃大服

質實

滿俊亦名滿四其祖巴丹洪武初即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户畜牧為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原里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獄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索遂激衆為亂守臣遣俊侄指揮璹往捕俊殺其從者遂刼璹據石城以叛石城今在固原州西即唐吐蕃石堡城最險固城在山嶺四面削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陳价銅梁人任壽臨漳人寧逺侯禮之子吴琮蒙古人遵化伯克勤之子毛忠涼州人其曾祖于洪武初歸附從軍征役祖又以征哈密戰没父

寶永樂中以出塞功授百户忠嗣立功甘凉陞都督成化三年以討番功封伏羌伯鎮甘肅固原里地

己丑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寛而深中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臣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托結諸閹為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使致殷勤自稱子侄行妃嘗自愧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相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質實萬安字循吉眉州人李泰香河人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禮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

定之謙恭質直歷官以來多所建白至是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御經筵

先是劉定之請御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斥異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帝留其疏至是乃復御經筵視

朝午

下刑部郎中彭韶監察御史季琮于獄

太后弟周彧已奏乞武强武邑地六百餘頃至是又欲于其外籍民田帝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賦者

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没入為閒田得七十餘頃或不滿復言于帝改命韶琮覆視韶琮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為恒産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質實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季琮仁和人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于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總理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指臂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刦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乃起雍為總督開府梧州

質實 陶魯字自

強贊林人

庚寅六年春二月遣使廵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陜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攘未息疫癘行于閩越災異見于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二麥槁死荆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便宜興革于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侍郎曾翬原傑薛瓚副都御史滕昭廵視畿內大名諸府暨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訪軍民疾苦考察官吏奏斥貪殘吏甚衆其南北直隸陜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有廵按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土官者皆不遣使　責所在官司恤民察吏

贊實　宋旻浙江淳安人曾翬字時叔泰和人原傑字子英陽城人滕昭字自明汝州人

三月免湖廣山東被災稅糧

湖廣免二十八萬餘石山東免三十九萬餘石

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

免蘇松常鎮四府及蘇太鎮三衛所去年秋糧二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百餘石　蘇州衛太倉衛鎮江衛並隸中軍都督府

命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等禦敵延綏

先是瑪拉噶雖求貢而屢犯延綏尋後糾三衛入寇榆林大掠大同廵撫王越遣許寧及楊信等連敗之至是博勒訥與阿勒楚爾合別部伽嘉色凌博勒呼亦入據河套伽嘉色凌舊居土爾番天順間嘗遣使

朝貢朝廷使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竊入套中為久居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為將軍以越參贊軍務往禦之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論功陞賞而敵據套自如既而越辭大同巡撫詔聽之加總督軍務專辦西事然是時敵衆數萬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又分散防守勢不相敵因上戰守二策廷議以糧匱馬乏難于進勦且命邊將慎守禦以圖萬全乃勅吏部侍郎葉盛往巡邊與越等議戰守

質實

榆林隋縣為榆林郡治唐為勝州治宋入于西夏明正統中築榆林城成化中置衛令改府土爾番明史西域傳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去哈密千餘里今在阿斯塔克西西北五十八里東距闢展城三百二十三里北倚金嶺嶺麓有泉南流周繞國城回民資其耕種唐高昌縣有安樂城即其遺址也王越字世昌濬州人許寧字志道江都人貴之子　土爾番舊作土魯番伽嘉色凌舊作亂加恩蘭博勒呼舊作孛

憲宗偏寵萬妃任其妬毒而不能檢制幾成災劉燕啄之禍柔

羅忽令俱改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先後振之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澇相仍民食草木幾盡從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振卹

秋七月皇子生于西內

皇子即孝宗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授女史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

閭實無可辭責但宮閫事秘流傳豈可盡憑如所稱後宮有娠皆遭潛害則此前之祐極生于成化五年何獨無恙且其伺察必嚴又何獨于紀妃得以病痞相欺而宮婢鈎治亦肯代為容隱至皇子既生即使張敏溺斃敏縱欲護救亦必潛匿外庭察

妬後宮有娠者皆墮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身萬貴妃知而恚甚命婢鈎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密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時吳后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帝與妃不知也

質實 安樂堂無史由金海橋玉熙宮迤西曰欞星門迤北曰羊房夾道狀口房虎城在焉內安樂堂在焉成化間萬貴妃專寵孝穆紀皇后有娠託疾居此誕生孝宗張敏同安人

免南畿四川被災稅糧

八月下詔寬郵

以水旱相仍故也

為保育又安敢仍留附近安樂堂之他室吳后復往來哺養竟不慮萬妃之稍有知覺乎且祐極故在而敢之驚稍上來有子出于何意且祐極旋即立儲又豈能隱秘不使萬妃知之紀載家傳聞異辭往往從而緣飾不足深信若類此多矣

冬十月免畿內河南山東被災稅糧

以水災免保定等衛子粒二萬三百石有奇以旱災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七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八萬六百石有奇以旱災免濟南兗州等處秋糧二十八萬九千七百石有奇濟南昌平清州德州諸衛所子粒七千三百石有奇

質實保定衛屬大寧都司濟南衛青州衛並屬山東都司德州衛隸後軍都督府

十一月荊襄流民作亂命項忠總督軍務討之

初白圭討平劉通荊襄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鬍子者始與石和尚等嘯聚為逆通等就擒李與其黨王彪小王洪等掠南漳諸縣流民附賊者至百萬偽稱太平王署其黨為總兵先鋒等又立一條蛇坐山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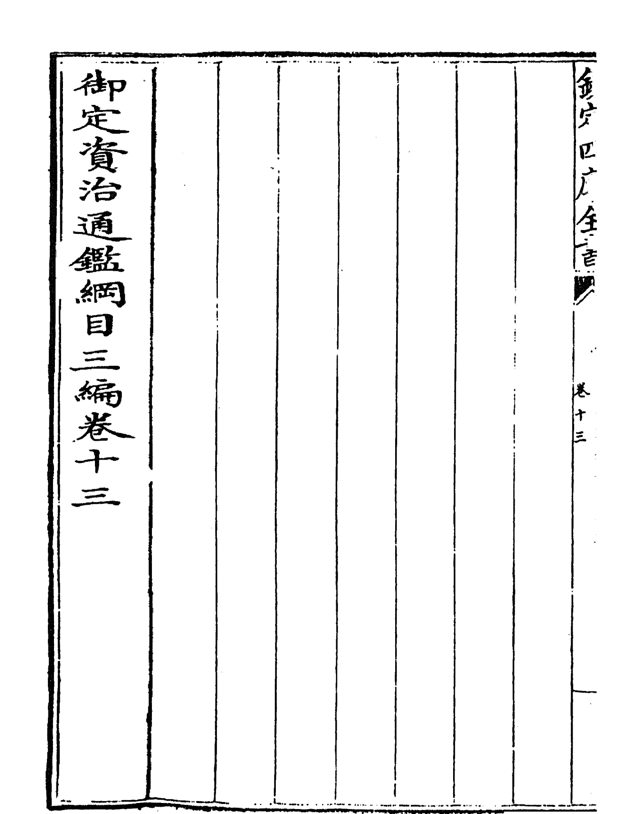
等號官軍屢勦不利荆襄諸郡騷然詔忠與李震討之忠至襄陽請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来歸者四十餘萬會彪引騎覘軍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時白圭為兵部欲止土兵毋調忠疏言賊在萬山中據險為亂復有流民從之患且不測令以詔旨諭其生路民扶老携幼出山不絶若中止土兵恐民聞之仍懷二心彪雖授首而元惡未殄鳥伏鼠竄設復再聚重調為難乃聽調土兵如故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忠命將擊之遇于竹山縣乘溪漲半渡截擊遂擒李鬍子小王洪等賊多溺死

貿實　永順宋羈縻州明永順宣慰司隸湖廣都司令改永順府保靖宋羈縻州明保靖宣慰司令改保靖縣屬永順府竹山縣古庸國地秦置

上庸縣梁析置安城縣西魏改曰竹山明初縣屬襄陽府成化十二年改屬鄖陽府今因之李鬍子名原

新鄭人

發明白圭之平劉通至此纔五年耳使當賊渠就縛之後即能殲除支黨撫定流民或因地置官或增兵設戍俾山谿榛莽之中無復少留餘孽亦何遽煩項忠之申討耶乃倉猝班師初不籌善後之策如黨魁李原者尚聽之潛匿山林遂至不數年間嘯聚如故圭已無所辭咎及忠請調土兵欲為勦絶之計而圭又請止與調若欲掣忠之肘者既貽患于後復忮他人之功績而陰撓之圭尚為時論所推惜乎其不講于公忠體國之道者也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三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四

起辛卯明憲宗成化七年盡戊戌明憲宗成化十四年 凡八年

辛卯 七年春正月詔舉堪任州縣者

英宗正統初嘗詔廷臣舉御史知縣至是從都御史李賓言復命京官五品以上及科道官各舉堪任州縣者一人

以余子俊巡撫延綏

時寇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推浙江左布政使余子俊代之以子俊嘗歷官陝西習

邊事也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孫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徙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為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質實

米脂宋以米脂川地置岩金升縣民屬綏德州今因之吳堡宋收西夏地置岩金升縣明屬葭州今改屬綏德州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初由西安府知府歷陝西布政六年轉左調浙江甫半載有是命王銳遷安人

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鈔關

宣德間始設鈔關九江及蘇之滸墅杭之北新關皆同時建置成化四年罷之至是戶部以京庫歲用鈔不足遂議復設是年三月又從工部尚書王復請分遣司屬往蕪湖荊州杭州抽分竹木易銀解京以資

營繕質實 蕪湖淡縣明屬太平府今因之荆州抽分廠設于府治東南之沙市其設于杭州者謂之南新關在仁和縣候潮門外

夏五月瘞京師暴骸

歲大疫民多道死乃置漏澤園六所于都城外以瘞之後二年四月因主簿邵文梧言復命巡街巡河御史瘞骸骼之暴露者

秋八月振山東浙江水災

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言山東七府及浙江嘉湖杭紹四府自夏霪雨傷稼漂損廬舍人畜無算望遣廉幹名望大臣勘災蠲振從之

九月浙江潮溢

是月二日辛未潮溢衝決錢塘江岸千餘丈漂没居民田宅守臣以聞閏九月命工部侍郎李顒往祭海神修築隄岸

質實 錢塘江即浙江亦名曲江在杭州府城東南李顒字思誠博羅人

始立漕粟長運法

宣德間平江伯陳瑄請立兑運法與支運參行至是戶部因應天巡撫滕昭議又變瓜淮兑運為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兑加耗外復給米為渡江費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兑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質實 按江米之法宣德時已與瓜淮兑運並行明史周忱傳云忱與陳瑄議民運至瓜淮水次交兑漕運軍運至通州其附近軍未過江者即倉交兑加過江米二斗所

謂附近軍者攷諸瑄傳蓋謂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士而浙江兌運粮歲六十萬蘇松安慶九十一萬八千附近軍領兌不盡仍多赴瓜淮交兌昭建此議則并令江北軍過江就兌浙江等處石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一斗三升戶部會議定石加脚米六升乃悉罷瓜淮兌運是為長運法之始自宣德兌運法行支運米日少天順時歲運粮四百三十五萬石內支運者止七十一萬一千八百石及是從昭議改兌運為長運而四倉支運未改其改兌則九年九月也後孝宗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粮復聽民自運臨德二倉于是山東獨支運如故

發明 明季轉漕之法由民運而支運由支運而兌運至是始定為長運官任轉輸之責民免飛輓之勞其法可謂善矣顧交兌之際弊竇易生即責成于地方有司尚不能保無吏胥耗蠹乃聽民

自兑于運軍則額外之需求必且日滋增益況既經改為長運則凡有漕糈皆當量爲酌劑俾達之輦下以供官府廩食之需乃考食貨志稱淮徐臨德四倉由支改兑者止限以七十萬石之額其餘交兑不盡者仍令民運赴四倉民力既未能紓而其後又無支銷遂致有紅朽陳腐者又其時蘇松常嘉湖五府之白粮船俱仍令民運如故此皆立法未為周祥奉行不能盡善所致非長運之不可行也厥後漕臣邵寶徒見流獘之滋轉謂長運之之未善而欲復行支運是何異因噎而廢食哉

冬十月命王恕為刑部左侍郎總理河道

時運河淤塞廷臣言平江伯陳瑄治河通運六七十年近歲以來規制廢弛灘沙壅澀不加挑濬泉源漫伏不加搜滌遂至漕舟阻淺急宜命官修治復瑄之舊然自通州至儀真瓜州二三千里勢非一人所能

明世人主之不見羣臣大抵由

獨任當分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爲三道各委曹郎暨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總理其事期以三年底績于是

質實 儀真唐析江都縣地置揚子縣始以熓爲總河宋爲真州治明洪武初以州治揚子縣省入尋降州爲儀真縣屬揚州府今改曰儀徵仍屬揚州府

十一月立子祐極爲皇太子

祐極以五年四月生至是立爲太子

質實 祐極憲宗次子柏賢妃生

十二月彗星犯紫微

光長竟天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敕羣臣修省條時政得失彗至明年正月乃滅

見閣臣于文華殿

于官豎璽聞彭時等方請名對而中官即以初見未洽為言蓋隱慮其以讜論敷陳而預為防制時等情意本未孚合遂不覺為其所紿雖進見而僅以膚詞了事則又何貴乎力請也且時輅如果前席攄誠何至不能動聽萬安資次在後豈得越衆徑

彗星久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常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訐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耶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删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安之容悅不識大體且善歸過于人如此

質實 明實錄御史張斅因星又陳八事其一為兩京官俸祿宜暫減半時所謂昨御史有疏者蓋謂斅也

壬辰 八年春正月皇太子祐極卒

退即彼叩頭欲出而奏對未畢又何妨少留乃竟相率偕辭徒貽訕笑迨其後萬歲閣老之語安反借以譏斥彭時亦由其祿祿無所建白耳

傳者謂萬貴妃害之也謚曰悼恭

四川盜起

時四川榮縣盜起殺人攻城據府庫縱獄囚已又焚劫犍為恣行剽掠官軍捕之輒為所敗鎮守中官梅忠等以聞事下兵部尚書白圭言往者蜀寇趙鐸等聚衆流劫所司不能以時撲滅勢乃益熾至一再用兵然後克之今瘡痍甫定盜復竊發宜勅忠偕巡按御史嚴督三司刻期擒獲兵力不支可檄威茂永寧分守官軍協勦毋如前日養寇帝納之尋擢江西布政使夏塤為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任以平盜塤至官立互知會捕法盜為之少戢

質實 榮縣唐析大牢縣地置旭川縣為榮州治宋改縣曰榮德元省入榮州明洪武九年降州為縣犍為縣隋置明與榮縣並屬嘉定州今並屬嘉定府夏塤字宗成天台人

二月預徵山西河南明年賦

以諜捜套也先是正月延綏叅將錢亮禦瑪拉噶于安邊營敗績都指揮栢隆陳英戰死伽家色凌犯固原平凉邊警疊告兵部尚書白圭復建預徵之議檄下山西河南諸府縣於是内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言山西預徵草豆每夫科銀二十兩歲旱民飢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内已亡三百八十餘家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户部議格不行時侍講倪岳亦言山西河南之民飛芻挽粟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乃轉輸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論者皆韙其言

質實

太原秦晉陽縣北齊分置龍山縣隋改龍山曰晉陽改稱晉陽曰太原宋廢二縣改置平晉元屬冀寧路明洪武八年復曰太原縣屬太原府今因之梁璟字廷美崞縣人倪岳字舜咨上元

人

發明

預徵非制唐莊宗衰世苟且之法也然同光四年所謂預徵者亦祇于三月徵秋夏之稅如唐代宗之稅青苗而已非懸豐歉不可知之明年而先責其賦也明至憲宗之時國用不節傾內帑以恣中官梁芳輩之侵弁府藏既虛而欲大舉搜套遂至以預徵為籌餉之計謬矣且豫晉為師行經過之區其民方任轉輸尤當減賦緩征以紓其力而乃行此苟且之法以重困之民勞不大可念乎況先時所發京兵素號冗怯前後命遣朱永趙輔劉聚三大將又皆畏葸不任戰者徵遣竭之餉以飽婾惰之兵一矢未發而內地且騷然矣雖欲復套得乎

夏四月旱

京畿連月不雨運河水涸遣使禱于天地社稷山川淮瀆東海之神

遣使録天下囚

初南京户部侍郎陳翌因災異陳事請如正統例遣使録囚部又寢之至是帝憶其言乃分遣郎中劉秩等十四人會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審録後從商輅請復遣郎中張文昭等録天下囚遂定為五年一遣之例

　質實　陳翌字冲霄虹縣人劉秩安福人張文昭平山衛人

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著恭順正統七年安南國王黎麟卒子濬繼濬侵占城奪新州港擄其王摩訶賁該以歸帝為立新王摩訶貴來敕諭濬歸其故王濬不奉詔侵掠占城人口至三萬三千餘

天順三年濬庶兄諒山王琮弑濬而自立越九月為國人所誅以濬弟灝繼成化四年灝侵據廣西憑祥帝命守臣謹備之七年又攻破占城虜其王槃羅茶全王弟槃羅茶悅逃山中至是使臣樂沙弄來告難兵部言安南并吞與國若不為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抑恐啟安南跋扈之志宜遣使齎敕宣諭還其國王與家屬帝慮安南逆命欲賜其貢使至賜敕責之逾月以槃羅茶悅請封命給事中陳峻等持節往而占城已為黎灝所據改為交南州不克入灝既滅占城遂侵擾邊境廣東之瓊雷廣西之龍州鎮安雲南之臨安廣南皆數告警中朝務為姑息惟屢降敕諭灝益玩侮無畏忌言占城王槃羅茶全侵化州道為其弟槃羅茶遂所弑遂自立將受封而槃羅茶悅子茶質苔來又弑之其國自亂非臣灝罪帝雖知其詐不能詰

質實

瓊州唐分崖州地置元路又改乾寧軍民安撫司明改府今因之鎮安宋右江

鎮安軍民宣撫司元路明改府廣南宋時蠻名特磨道元置廣南西道宣撫司明洪武中改廣南府今皆因之陳峻順天人

命武靖侯趙輔為將軍偕王越帥師搜河套次于榆林

輔盛既奉命至延綏與王越等議軍事以邊備久虛搜套未可輕議請守固而後戰越因乞偕盛還朝而廷議以套寇不滅三邊終無寧歲遂拜輔將軍以搜套任之敕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兵皆受節至越仍總督軍務比至榆林寇已深入大掠輔越不能制乃奏言搜套非十五萬兵不可令餽餉煩勞公私困竭宜姑事退守會陝西巡撫馬文升復報寇警兵部論輔越擁兵坐視命給事中郭鏜往勘還言寇于六月入平涼鞏昌臨洮殺掠人畜三十六萬四千有奇七月縱橫慶陽境輔越至榆林不進致部將遇敵輒以不

得姊令為辭當治其弛兵玩寇罪而輔越方以寇不戢自屈奏請班師兵部劾兩人欺謾帝終不之責也

質實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郭鏜恩縣人

秋七月南畿浙江大水

南畿大風雨壞天地郊壇孝陵廟宇蘇松揚三郡亦以水旱告浙江海溢杭紹嘉湖寧五府地各被水災凡八郡渰沒田禾漂燬官民廬舍畜産無算溺死者二萬八千四百七十餘人

冬十一月趙輔有疾命寧晉伯劉聚往代之

輔稱疾屢疏乞還郭鏜亦言其以病廢事乃有是命聚既代輔為將軍明年寇入花馬池率裨將擊却之其冬㧞勒呼們都埒伽嘉色凌連兵深入直抵秦州安定會寧諸州縣縱横數千里聚擁兵不能救寇既

飽掠去會王越擣巢自紅鹽池還遂以大捷聞紀功兵部員外郎張謹劾其虛冒所報首功皆邊民被掠者詔遣給事中韓文往勘還奏如謹言帝以寇既遁置之輔還猶督京營兵部言輔既稱疾宜解營務帝亦置不問

質實　花馬池在慶陽府城北周迴四十餘里安定宋安定堡元改縣明屬延安府會寧金西寧縣元移會州治此尋省西寧縣入會州明洪武初改會寧縣屬鞏昌府今皆因之紅鹽池在榆林府西北與寧夏府接界張謹定遠人韓文字貫道洪洞人

癸巳　九年春正月真人張元吉有罪釋之

元吉襲封真人恣行不法僭用乘輿器服擅易制書奪良家女子逼取人財物家置獄前後殺四十餘人有一家三人者事聞帝怒械元吉至京會百官廷訊論死刑部尚書陸瑜等請停襲去真人號不許命仍

禧制時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坐繫二年竟以衆緣免死杖百發肅州衆言官爭之不納至是其子元慶復為父陳情祈免帝允之給事中虞瑤等言作殺一家三人者磔元吉以睚眦殺四十餘人罪豈容誅貸死發戍已為枉縱今又有釋歸田里臣實未諭若以元吉母老子幼情或可矜則元吉所殺四十餘人豈無可矜如元吉者祖法朝綱不可不慎奏入命俟終養遣戍尋竟釋為民

質實 陸瑜字廷玉鄞人虞瑤縉雲人

土爾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卜拉噶卒無子王母努溫達錫里主國事伽嘉色凌窺哈密無主襲破其城王母率親屬部落走苦峪遣使告難朝廷不能援成化二年糴糧兵已退乃資遣還故土其頭目哀請以都督同知巴

國穆爾襲封巴圖穆爾者故忠義王托歡特穆爾外孫也帝因擢為右都督攝國王事又卒其子哈商請嗣職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是時土爾番酋阿爾自稱蘇勒坦乘机入哈密虜王母劫金印去留其妹婿伊蘭據守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等衛亦為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于是命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赴甘肅經畧撫肅州遣錦衣千戶馬俊往諭阿爾抗不遜羈俊月餘文等乃檄哈商及赤斤罕東默克埒諸部集兵進討

質實

默克埒番部名在哈密北托歡特穆爾布拉噶之族祖父也布拉噶之祖曰忠順王托克托永樂八年卒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卒宣德元年復以托克托子布達錫哩嗣忠順王是為布拉噶之父尋因忠順王年幼命推勒特穆爾弟嗣忠義王同理國事即托歡特穆爾也劉文四川榮縣

人　布拉嗎舊作卜列革寧溫達錫里舊作努溫達
失里巴圖穆爾舊作把塔木兒托歡特穆爾舊作脫
歡帖木兒哈商舊作罕慎蘇勒坦舊作速欒伊蘭舊
作牙蘭阿爾舊作阿力黙克埒舊作也克力托克托
舊作脫脫推勒特穆爾舊作兔力帖木
兒特達錫哩舊作卜答失里今並改

三月山東大饑民相食振之

是年畿內陝西山西皆饑湖廣南畿亦被災而山東
飢尤甚餓死者枕籍骼無餘胔乃命免今年租巡撫
牟俸前後請發濟南倉儲減價以糶令臨清關稅收米
麥助振又以民多轉徙請敕鄰境撫院官隨所在安
輯秋成貲遣復業且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州
縣逋課詔具如所請更命移臨清倉粟十萬石以振
俸尋乞截留漕糧并貸飢民布棉免柴夫折價銀移
河南輸邊粟濟山東而別給銀為邊餉山東輸京租

二十萬石給本地用帝皆嘉納于時俸不俟命擅發東昌濟寧倉粟十萬餘石爲軍士月糧而以德州臨清寧庫銀易米振濟請伏專擅罪帝特宥之月之甲午及四月丁卯境內忽黑暗如夜八月旱蝗旋大水明年又飢復請發倉儲出貸俸撫山東五年治尚煩苛然煩盡心荒政所全活甚衆

質實 明史食貨志柴夫折價銀自宣德五年罷易州山廠僉北直隸山東山西民夫轉運後令輸直僱役所謂折價銀也

年俸巴縣人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武臣騎射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十一月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等四

中官索賄未饜輒敢杖殺指揮實為目無國法即云以公事加杖亦非政體所宜指揮職分雖微究屬朝廷一命豈涓人所得肆其簒撻明代寵任閹官假以事權鎮守之設已為蠹民病國憲宗于此尚爾徇情縱宥何以

人英國公張懋三發皆中帝大喜厚賚之 質實 郭嵩定襄伯之姪張懋英國公輔之子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于朝帝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既而鎮守雲南太監錢能杖守備千戶一人死巡按御史甄希賢劾之帝亦未嘗罪能也 質實 甄希賢麟遊人

們都爾博勒呼嘉伽色凌並入寇王越襲破其孥于紅鹽池

三酋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州縣王越策寇盡銳西出必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

示懲儆而振紀綱無怪若輩之日益恣横釀成奸弊而不可復遏也

王各將兵四千六百為左右哨從榆林紅兒山出境晝夜兼行八十里涉白鹽灘北又百五十里偵知寇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千餘伏他所而身率寧王張而翼直擣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稍從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盗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於是延綏得息肩者數年 紅兒山在榆林府北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定邊縣西北周王字廷壁滁州人們都膊𠏉作門都埒博勒呼舊作孛羅忽今俱改

甲午 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前年冬刑部主事張鼎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章下所司乃議設制府于開成控制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詔即以越任之時因紅鹽池之捷論功加越太子少

保增俸一級而越自謂功大賞薄遂怏怏稱疾還朝

質實　此三邊設總制之始越還朝即罷不設至弘治十年又起越為之十五年以命秦紘正德元年繼以楊一清遂為定員嘉靖十九年改稱總督張鼎字大宇陜西咸寧人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

雍在粵於鎮守中官黃沁不為禮沁憾之會柳潯諸蠻復叛參將楊廣等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陷懷集兵部劾雍奏報不實沁亦訐雍坐視且言其土貫貲財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何宜副使張斆銜雍素與已共醞釀其罪謙還奏事虛實交半乃命致仕去雍有雄畧善斷臨戰躬親矢石不目瞬既承制專決自奉尊嚴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三司皆長跪白事裨將以下繩抑無所假又坦中

不為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惜故雖令行禁止而謗議亦易起雍既去而廣人念其功為立廟祀

質實

悚集劉宋析四會縣置元局賀州明改屬梧州府令因之何宜福清人張謙清苑人

夏六月武靖侯趙輔請世襲伯爵許之

輔辭侯乞世伯帝許其世伯侯如故言官力爭不聽

質實

明史功臣侯表輔子承慶嗣伯傳爵至明亡乃紀

發明

國家所以馭下者賞有功刑有罪而已趙輔受命西征坐視敵騎之蹂躪封疆而不加一矢弛兵玩寇罪孰甚焉憲宗即念輔大滕峽之舊勞貰之不正刑誅亦已幸矣顧曲徇其世伯之請辱酬庸大典以加有罪之人則是縱邊臣之媮惰而勸其效尤也此明之邊事所由日壞哉

閏六月築邊牆

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寇屢入犯獲邊人為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邊築牆置堡具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邊牆子計為便尚書白圭以邊民方困奏緩其役八年秋子俊復言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内地若令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臣前請築邊牆詔事寧舉行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粮民夫五萬給食興工帝從之會王越襲寇紅鹽池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築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于崖砦空處築短牆斜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二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

九時謂之素馳城既告竣牆內地悉分屯墾歲得粮六萬餘石

質實

按邊牆之築明史兵志謂在成化七年地理志謂在九年攷明憲宗實錄八年三月葉盛疏云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撫議依界石山勢剷削如城然未借役民夫而成堡守備兵不足供役乞量起山西陝西民修築詔令官軍以次整理不必借役于民則子俊初建邊牆之議已令官軍興築第格于部議未嘗役及民夫兵志以為七年築者蓋據官軍興築之始也九年十二月張謹劾趙輔等昌功之罪有云余子俊方修治邊牆難于槩治則子俊告竣之疏所謂不三月功成八九者特約畧言之以見其成之速而其實輔等禦寇韋州之際即已糾衆興工地理志以為九年築者蓋據民夫興築之始也葉盛疏又云正統間創築榆林城堡二十有三于其南二三十里之內植軍民種田界石是時即子俊疏所謂舊界石也明史楊一清傳云邊牆在延綏者余子俊

修之甚固後邊備日踈牆壍漸夷又明世宗實録二十五年曾銑奏云余子俊修築邊牆東起黄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不異平地則子俊所築邊牆至正德時漸夷逮嘉靖中圮矣銑時餘址間存故所言東西起止頗與子俊告竣之疏互殊也延慶謂延安慶陽非宣化府之延慶州清水營紫城皆並在府谷縣東北

秋八月以趙勝為將軍禦伽嘉色凌命太監劉恒覃平監之

伽嘉色凌寇宣府乃命勝率京軍萬人以恒平監軍往禦之寇退尋召還是年冬復自馬營赤城入寇遊擊將軍周玉敗之明年春寇大同叅將李鎬等敗之自寇徙出套延綏之患寖稀而宣府大同諸邊頗被

其擾矣

價實　趙勝字克功遷安人　李鎬大同右衛人

發明　自永樂八年都督譚青營有中官王安與名奏事為明世閹宦監軍之始馴至正統四年曹吉祥典兵既久藏甲于家遂有天順五年七月之變憲宗亦既目擊之矣乃改元之歲即命唐慎監朱永軍尋又命裴當監楊信軍傅恭顧恒監永軍至是復命恒平視師宣府厥後汪直繼之睨然挾兩鉞以橫恣于邊疆其不為吉祥之續者一間耳語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若憲宗者可謂甘蹈覆轍者歟

賜廣東按察司副使孔鏞僉事陶魯林錦誥命

鏞初以連山令從都御史葉盛征廣西有功薦擢高州知府府四境屯猺賊十餘部其魁馮曉鄧公長勢

尤熾鏞單騎諭降公長選壯士二百人乘夜搗曉巢
縛其妻子歸曉亦以五百人降已又與僉事陶魯敗
賊廖婆堡餘賊乃悉散去惠以戢尋陟副使陶魯故
嘗為新會丞會廣西猺流刼高廉惠肇諸府破城殺
吏無虛月魯召父老語曰賊氣吞吾城不早備且陷
乃築堡砦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衝建郭掘濠
布鐵蒺藜刺竹于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輒擊破之亦
以盛薦就遷知縣韓雍征大藤峽魯與有功進僉事
既與鏞破廖婆堡之明年復連破黄公漢于恩潯
州又明年廉州知府林錦亦以能禦寇陟僉事盖成
化四年事也錦自合浦訓導條上禦盜方畧中機宜
即為盛所異歷知靈山廉州皆值歲饑諸猺四起剽
掠錦綏輯流移討其梗化者境內悉平是時粵東西
猺寇作亂州郡無賴子應之所在盜賊充斥葉盛韓
雍先後奉命督軍務材鏞等三人屢薦擢至監司以
高雷軍事任鏞欽廉任錦而令魯治新會陽江陽春

新興諸縣兵分道勦撫猺寇以漸衰息至是巡撫吳琛具三人治績聞于朝並賜誥命錦綺按察副使魯後擢湖廣布政使仍留治廣東兵備嶺廣西事時稱魯為三廣公廣大倚之如長城鏞後累官至貴州巡撫有苗賊阿溪者桀驁多智横行諸部中守臣皆納溪賂縱其流刼鏞詗得溪所昵者二人以計擒溪磔之羣蠻皆震慴質實連山隋縣明屬連州惠州北宋置元路明府合浦漢縣明為廉州府治今皆因之靈山唐縣明屬欽州今屬廉州府陽江縣蕭銑時置新興縣晉置明並屬肇慶府今因之孔鏞字韶文長洲人林錦字彥章連江人

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詔侯伯及駙馬年少者入國子監

司業耿裕以勲戚子弟當先束身禮法乃采輯古諸侯貴戚言行可師者人授一編帝聞而稱善明年祭酒周洪謨以士風澆漓請復洪武中學規帝納其言命禮部榜諭于國子監崇信伯費淮怠不就學洪謨劾之奪冠帶以儒巾赴監

傳歲禄之半學政肅然

質實 耿裕字好問盧氏人刑部尚書九疇之子

費淮南直隸定遠人崇信侯𤩽之孫𤩽于宣德元年封伯子世襲

冬十月都督同知李文等進兵討土爾番不克引還

文等引兵至布隆吉爾川諜報阿爾集衆抗拒更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遂請旋軍肅州散遣二衛兵因守本土令哈商及罕東克埒輝和爾之衆退居苦峪駐牧章下兵部具如所請且以哈密人民無統救哈商權生國事因其請給米布賜以穀種文等無功而還土爾番知中國不足憚久據哈爾

明代財用不足由于上不知府藏之數臣下遂得肆其私竊乾沒使能慎覈于平時復加之制

十三年冬乃命邊臣築苦峪城移哈密衛于其地

質實　布隆吉爾川在今安西州西北流逕敦煌縣入于哈喇諾爾輝和爾哈密種落之一明史哈密傳言其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輝和爾一曰哈勒琿　布隆吉爾川舊作卜隆吉兒川哈喇諾爾舊作哈拉腦兒輝和爾舊作畏兀兒哈勒輝舊作哈剌灰今並改

十二月罷採金

時內實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等郡開採歲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撫臣劉敷奏請已之戶部檄所司閉遼東黑山金場亦以巡撫彭誼言兩罷

質實　黑山在今奉天寧海縣東

劉敷字叔榮永新人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

節謹度何遽至于入不敷出迨國用告匱而欲取資山澤非特臨渴掘井緩不及待且以杯水沃輿薪亦何濟于事哉至湖廣一隅之壤閑採不過隨地施功何至役夫五十五萬而所得金僅三十餘兩積一歲之獲不足以償勞費是官吏之漏卮中飽

乙未 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與萬安同在閣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見安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每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見用常悒悒不得志屢請疾在告力懇放還不許至是疾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冒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夏四月以吏部左侍郎劉珝禮部左侍郎劉吉入內閣預機務

珝先以舊宮僚晉官直經筵日講反覆開導詞氣祇侃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後嘗呼

皆不可知而民之困役死亡困累滋甚憲宗此舉上下交病可謂昧于治理矣

皇子生已六年憲宗竟毫無聞見即昏憒不應至此照鏡歎老之事或由傳聞已甚亦未可知

東劉先生珝性疎直吉則多智與萬安比質實劉珝字叔溫壽光人劉吉字祐之博野人時內閣三人安貪狡吉陰刻珝稍優顧喜談論人目之為狂躁皆充位無所匡正謗謂之紙糊三閣老云

乾清宮門災

是月十四日壬辰夜也越四日乙未以災告于奉先殿謹躬自責

五月始召見皇子於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為皇子主于時太監懷恩侍即叩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矣匿不敢聞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至安樂堂迎皇子使至妃抱兒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

但既迎皇子至前事已彰著定名出閣一切自有常儀何轉向閣臣商處之之策憲宗庸懦無能此等事猶不克自主其他尚足問乎

兒見黃袍有鬚者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時猶未剪胎髮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閣臣皆大喜懷恩並道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敕禮部以定名為辭于是廷臣相率入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遂定名祐樘頒詔中外賚實懷恩高遠人

六月皇子母紀氏卒

先是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大學士商輅恐有他患而難以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

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紀妃遂移居永壽宮數召見逾月妃病篤輅言如有不諱禮宜從厚且請命司禮監奉皇子過妃宮問視帝皆從之及乙巳卒追封淑妃謚恭恪莊僖

質實

明史后妃列傳妃居永壽宮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給我其年六月妃暴薨或曰貴妃致之死或曰自縊也張敏亦吞金死事與商輅傳所載互咲蓋傳聞之異永壽宮春明夢餘錄月華門往北曰順德右門再北向東與鳳彩門相對者曰咸和右門南者曰毓德宮原名安樂宮後又改永壽宮

秋八月浚通惠河

先是漕運總兵楊茂言自張家灣舍舟車輓至都下僱值不貲通州至京舊有通惠河水道石牐尚存修牐潴水用小舟剝運便帝遣尚書楊鼎侍郎喬毅相度上言舊牐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

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閘分水青龍牐引諸泉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牐河隨旱潦啓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以災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七千人疏浚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牐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白浮諸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淺塞如故

質實

明史河渠志通惠河即大通河在大興縣東南元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抵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合至直沽會衛河入海長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牐蓄水濟運又以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時漸廢永樂中濬河故道置牐以豬之未幾俱湮此所浚者自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六十里也方輿紀要張家灣在通州南十五里元萬户張瑄督海運至此而名元史

地理志金水河源出玉泉山流入皇城故名金水戴司成集玉泉在京城西三十里西山之麓有石洞泉自中而出其上有芙蓉閣金章宗避暑處明實録龍泉月兒柳沙諸泉其源皆出于西北一帶山麓水經注西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淥水澄澹川亭望遠爲游瞩之勝所水部備考青龍牐在都城西北三十里元史河渠志高梁河在順天府城西自昌平州沙澗流經高梁店又東南流入都城積水潭白浮泉在昌平縣界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都城焉楊禺字宗器陜西咸寧人喬毅字志弘山西樂平人陳鋭合肥人平江伯瑄之曾孫

們都爾伽嘉色凌遣使入貢

遣使通阿等來朝貢馬燕賚甚厚仍以綵段酬其馬直通阿等九十二人皆授官有差予冠帶初加嘉色

凌以女妻們都爾故立爲汗屢抉以入寇及是通貢患少息已而伽嘉色凌專恣日甚托羅該與伊斯瑪音謀殺之未幾們都爾亦死諸强酋相繼略盡邊人稍得息肩質實托羅該們都爾部下大頭目伊期瑪音乃獨哩罕之子其謀殺加嘉色凌事在成化十五年通阿舊作捅哈托羅該舊作脫羅干伊斯瑪音舊作亦思馬因今並改

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立子祐樘爲皇太子

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宮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治食曰已飯進羮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仁壽宫在奉先殿東北
履順蹈和二門之内

以朱英總督兩廣軍務

自韓雍大征諸蠻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掠名為鵰勦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為編户給復三年于是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浦立山獅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為置永安州處之俾其子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為户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初雍在兩廣雖有平寇功恢廓自奉贈遺過侈有司困供億公私耗竭既而吳琛代雍務為廉謹至英益持清節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

質實

馬平縣明屬桂林府陽朔縣明屬桂林府蒼梧漢郡治廣信縣隋改縣名蒼梧明屬梧州府今皆因之立山鄉在永安州治東

景泰之立既不以正且七年中不能以敬共友愛曲全大倫致成奪門之舉雖由于小人貪功啟釁而積嫌生變禍固自招但徐有貞輩久經委質稱臣僭其爵禄乃于廢黜之際痛肆詆諆

永安州本唐立山縣明洪武中省入平樂縣至是置縣屬平樂府今因之

十二月改謚郕戾王為景皇帝

初制門州訓導高瑶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日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蹐祀未稱典禮望敕禮官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而左庶子黎淳力爭謂不當復且言昌邑既廢不聞復為漢某帝更始既廢不聞復為漢某王瑶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為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踈遠安敢妄言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淳乃欲獻媚希恩邪切責之議遂寢其後御史楊守隨復請改謚事亦未行然帝終感瑶言至是乃命閣臣議復郕王位

並且蒙以泉鳩惡謚于情理實非所宜憲宗能不以前事介懷議復帝號尋命加謚修陵詔旨亦藹然仁義于景泰敦親親之情于英宗成繼述之大可稱令舉綮淳妄欲獻媚布恩輒引漢昌邑更始為比擬不于倫其心術尚可問邪

號商輅力贊成之遂下詔曰朕叔郕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讒搆請削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姦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郕王可仍舊皇帝號尋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令所司修飾陵寢

質實　荆門宋軍元州明洪武初屬荆州府嘉靖十年改屬承天府今府復名安陸州仍屬焉高瑤字庭堅閩縣人楊守隨字維貞鄞縣人

丙申　十二年春正月南京陰霾地震

敕羣臣修省于是南京科道官上言弭災之策乞進君子以正朝廷擇將帥以備邊鄙設法制以弭盜賊並乞飭天下鎮巡官及三司郡縣省刑薄斂拯饑緝盜毋妄興土木毋因公科擾詔下所司行之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流民屯聚為盜固法所必誅但既殲其渠魁擒其支黨其餘從惡者亦當分核嚴懲若無辜之衆自應亟籌善後之宜使咸知安生理而受約束始可以永靖亂源項忠乃于九十萬人漫無區別非戍即驅不前者輒行擅

夏五月命左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

初項忠既平荆襄盜先後招撫流民九十三萬有奇移軍竹山捕遺孽復招出流民五十萬俘獲賊黨家屬二萬八千七百餘人家選一丁俏其孥屯戍湖廣邊衛其流民已附籍者給復三年未附籍者遂歸其鄉而著籍雖久或占山數十里招集無賴千人爭鬬劫殺者亦令遣逐于是有司一切驅迫不前即殺之賊黨發戍者舟行多疫死廷臣遂一此咎忠忠陳善後十事亦祇增設營堡巡司多方偵守以厲入山之禁不數年禁漸弛流民復聚朝廷以為憂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畧言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荆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西其後松滋遂隸荆州南雍州遂治襄陽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御史李賓善其說聞于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傑徧

殺處置實為失當使非原傑撫綏著籍控置有方其何由使流民永遂寧居不且激而致變乎

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乃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傑相度地勢以襄陽所割鄖縣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至猝有盜賊難遥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且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制既定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自代詔即命道宏綏輯人民十五年就擢大理寺卿撫治鄖陽襄陽荆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之有撫治自此始也傑事方竣進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于南陽鄖襄民為立祠

賀實 陳忠

善後十事一流民已復業者給復三年復流入者全家戍邊衛一禁入山竊礦一增設營堡十二巡司八

一竹山縣設立千戶所一漢中西安流民責令陝西副使等官夔州流民責令四川巡守官禦其越界一所留戍卒衛卒委指揮分領操練以助新堡聲威一撤回分守贊畫守備等官裁革新增撫民官及興山縣知縣一荆襄德安令湖廣鎮巡官督屬防守南陽令巡按河南御史督屬防守一專任撫民之叅政等官宜時巡歷竹山諸縣及新建諸堡以遏竊礦流民一流民所棄山外田地分授主戶承佃山谷新墾田稅俱與開豁松滋漢縣屬盧江郡晉咸康中縣民避亂于荆南因僑置松滋縣明屬荆州府今因之漢之松滋今為潁州府霍邱縣地南雍州晉太元中僑置今為襄陽府地鄖縣漢錫縣晉改鄖鄉元改鄖縣明為鄖陽治治房縣後漢房陵隋為房陵郡治唐為房州治明改縣屬襄陽是年改屬鄖陽今並因之上津隋置元省明復置襄陽是年改屬鄖陽今省上津縣故城在鄖西縣北一百四十里商洛謂商縣與洛南

也後周始置商州洪武七年降縣是年升州隷西安府今為直隷州洛南縣隋置金廢為鎮元復置屬商州明洪武初改屬華州是年復屬商州天啟初改洛為雒今因之商東東九十里别有商洛廢縣則後周所置金貞元二年廢竹溪以尹店社置鄖西以南門堡置洵陽漢旬陽後漢省晉復置曰洵陽元省明復置屬金州以隷于漢中府萬歷十一年改金州曰興安州二十三年升直隷州更以白河屬焉白河以白石河置山陽晉豐陽縣金廢為鎮至是復是以在北山之南豐河之北改名山陽南召以南陽縣之南召堡置桐柏隋縣元廢為鎮至是復置伊陽以隋伊闕縣置今並因之吳道宏宜賓人

秋七月黑眚見

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貍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昏迷徧城驚擾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

始定帝于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大學士商輅疏弭災八事曰省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錄囚省寃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帝優詔褒納

質實 四事自責用度不節一工役勞民二忠言不聞三仁政不施四

八月以王恕巡撫雲南

大學士商輅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阯而鎮守中官錢能縱恣不法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為巡撫鎮壓之乃改王恕為左副都御史以行先是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詭言安南捕盜兵入境帝即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徑自雲南往能因遣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絲蟒衣珍奇諸物灝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道雲南道景懼後禍紿先行白守關者揚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黔國公沐

琮遣人諭其師始返而諸守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干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怨至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帝詔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怨再疏發能貪暴狀且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以安邉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怨還怨遂改掌南京都察院能事立解蕃勘上得實詔宥能而論其黨九人罪能更為祈免亦多宥之怨撫雲南僅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命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賢實

孟密本木邦屬部景泰中蠻婦曩罕弄叛木邦子思柄自稱宣慰使後大學萬安入其賂乃請析置孟密安撫司事詳成化十九年神宗十三年改宣撫司地距今雲南省三十三程沐琮黔國公晟孫也潘蕃字廷芳崇德人初肙鍾姓後始復

發明人臣無越境之交况能以閹寺鎮守邊隅謬膺重任敢與安南黎灝潛通餽問此豈尋常縱恣所可曲宥者乎且史稱灝素欲窺伺雲南故發兵隨景假道使非沐琮遣人諭止其勢正未可測則能之罪更有不可勝誅者乃憲宗既得王恕之奏不特不明正能罪而轉改恕南京不惟能自邀曲貸抑且庇及黨儕國憲王章顛倒至於如此又何怪乎能輩之日横也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者本侯姓名得權易州人少為僧行脚河南遇道士授以符術遂蓄髮變姓名先是陝西民李氏産子子龍有異徵得權因冐之往來真定間迤邐至京師主軍匠楊道仙家夤緣中官鮑石潛入大内石黨韋寒等敬信子龍皆北面禮為上師尋錦衣校偵具謀不軌白中官黄賜上變寒自殺子龍及石

等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御馬監太監汪直故大藤峽猺種初給事萬貴妃宮為人便黠因命易服

服將校一二人密密出伺察人莫之知也

冬十月京師地震

是月十一日辛巳也後六十日壬午陝西之蘭州亦地震

十一月南京大雷雨

是月二十三日癸亥也明年二月甲戌安慶大雪雷電應天巡撫牟俸言雷者陽氣之發雪者陰氣之凝十一月一陽初復而震雷早發已乖二氣之常二月四陽既盛而恒雪不已雷電復作陰陽雜糅尤天變之大者乞修人事以弭之帝乃詔求直言

丁酉 十三年春正月增孔子廟籩豆樂舞之數

初洪武四年定祀孔子禮籩豆以十舞以八佾前年秋祭酒周洪謨請備天子之制章下禮部尚書鄒幹駁止之洪謨再疏爭言孔子像以冕旒十二既用天子之禮而佾舞乃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僭乞如前所請增籩豆為十二舞為八佾庶禮樂相稱益足章尊崇之典帝從其議乃命大學士商輅以增定禮制告孔子廟學士王獻告于闕里

質實 王獻字惟臣仁和人

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永樂中始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大姦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會建寧衛指揮同知楊曄與父泰為仇家所訐既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百戶

高崇往勘而勰亡入京師因其妳婿禮部主事董序求計于韋瑛韋瑛者素無賴子鬻于官官韋某蒙其姓冒延綏功授百戸方欲從直刺事無踪也乃詰勰為營解傾助其貲而潛報直謂勰父子殺人懼罪輦金鉅萬匿序所將賄諸用事者以緩其獄直信之即遣人捕勰序顧勰貲已盡于瑛大索序家無所得因考訊勰琶之三琶者錦衣酷刑也以加人骨節皆寸解勰不勝琶妄言寄金于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所瑛遂夜率邏卒突入仕偉家縛仕偉考掠及其妻子翰林侍備陳音與仕偉比屋居聞其聲甚楚乘墉大呼曰爾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邏卒應曰爾何人不畏西廠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瑛乃縶仕偉去而應奎崇勘獄猶未報直奏其受泰賂與泰並械至京獄具勰崇已庾死泰坐棄市籍其家應奎遣戍仕偉序並謫官直既發勰事頗誣左右大臣多得勰賄帝雖含隱不發然愈謂直可倚任直由此亦遂倚任瑛

屢搆誣獄刑部郎中武清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太醫院院判蔣宗武浙江左布政使劉福左通政方賢皆繫西廠獄被收業凡西廠逮捕朝臣初不俟奏請氣燄薰灼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闘詈雞狗瑣事輙寘重法人情大擾

質實 西廠在靈濟宮前武清自廣被收繫按明實録武清自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齎載執繫之獄鞫無實釋之竟不以聞方賢時以左通政掌太醫院事韋瑛索藥不得遣人恣撿其家得片腦沈香以為盜之官庫且藏有御墨及龍鳳鵞器俱以違法論尋謫戍遼東樂章張廷綱同使安南還廠校執之鞫其受餽遺有跡奏聞命冠帶閒住劉福先已擢副都御史以母憂去尋坐為浙江布政時督造歲幣不如法當鐫一級服除命以三品官外補搆之于直者遂執繫西廠亦以鞫無實釋之旋授陝西按察使蔣宗武無故被因五月革西廠竟衣因服

返其家家人猶未之覺也建寧衛屬福建行都司

本朝順治十八年裁楊緦楊仕偉董序皆建安人緦少師榮之孫陳音字師召莆田人王應奎慈谿人武清大同人樂章橫州人張廷綱江寧人劉福益都人

三月命慎妖言之獄

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多為僞書誘愚民而後捕之冤死相屬廷臣莫敢言有通判曹鼎知縣薛方者寧晉人也會罷閒家居廠校誣其邑人王鳳與替者康文秀受妖書株連及之發卒圍其家搒掠誣伏既論死鼎方兩家人數聲冤下法司覆驗獄果妄而分守懷來中官廖禮復興妖人趙大獄所收繫甚衆巡撫殷謙等具奏如禮言獄成命官按之亦妄帝始悟向所罪妖言多被誣者乃下詔責禮等而諭諸法司慎鞫妖言之罪毋或瞻徇以虐非辜

質實 寧晉唐縣人屬趙州今因之殷謙字文偽

涿州人

夏五月大學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等請罷西廠

輅以西廠官校勢日横因率同官劾直罪且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姦禁亂爲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近自直用事以來人心疑畏卿大夫不安于位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若不亟去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愠曰用一内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覃吉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輙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心一意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等以實覆奏傳

旨慰勞翌日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衛

中外大悦

六月斥兵部尚書項忠爲民

忠之倡九卿劾直也既具疏草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尚書署名先詣吏部尹旻旻素交驩直却曰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為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耶既署名即馳報直直銜忠甚諜于錦衣千戸吳綬綬嘗從征荆襄以罪為忠所劾亦深憾忠遂相與伺之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而直綬嗾東廠校誣忠以劉江事劉江者金吾左衛都指揮也注選為江西都司巡按御史以其未諳軍政檄使領操而更令僉事掌都司印江不勝忿疏其事以請事下兵部言江妄奏當罪帝方以都指揮例得掌

印江未為妄切責兵部阿御史言而東廠校忽騰飛語謂江選都司非例乃夤緣中官黃賜屬兵部得之賜故與陳祖生為司禮監直忮其位已工不相能商輅之劾直直疑出賜祖生意賜祖生皆閩人直既譖其為鄉人楊給事中郭鏜等遂工章劾忠詞搆江事誣忠且以傾賜給事中郭鏜等遂工章劾忠詞連興武伯李震等交通忠狀震初與忠共平荊襄賊亦吳綬所惡也詔並下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抗辯不少屈衆雖知忠枉事皆無左驗然重違直意而綬又方為錦衣理刑官遂周内其獄黜忠為民江遣戍姚璧亦被牽引與質寶震等讁有差（姚璧桐廬人少保夔之子尹旻字同仁歷城人吳綬江夏人）

御史戴縉上書頌太監汪直功乃復開西廠大學士商輅引疾歸

自永樂設立東厰寄宦官以訪緝之任固已作法于凉至憲宗信任汪直復為特置西厰氣燄

時西厰方革人心稍安顧帝眷直不衰令審出外刺事如故御史戴縉者性險躁干進以九年秩滿不得擢用探知帝意乃假災異上疏言近歲以來災變屢臻勑諭廷臣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亦未聞羣臣祛何裨政效何嘉猷獨有太監汪直緝捕楊曅等之奸惡懲治高崇王應奎之贓貪凡所摘發允協公論足以警懲服人特其部下官校韋瑛輩行事或涉張皇為大臣所奏罷伏望陛下推誠任人務俾宿獘盡革然後天意可回也縉初為此奏屬所善錦衣千戶吳綬以稿示直直得之大喜為言于帝疏入遂復開西厰商輅引疾請歸帝先入直譖謂輅受楊曅金徒以大臣故置不問至是遂聽輅去而縉所上疏並乞令兩京大臣自陳以傾直所不悅者于時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皆俛首事直直勢愈熾矣然直雖倚埶多作奸亦時或發奸以取信于帝明年南京鎮守中官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盐

鴟張羅織內外其勢益橫甚且擅行逮問易置近臣其初不過因汪直舉法單力朋殺人事嘉其摘奸執知此正若龔先為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大不信之故智憲宗竟墮其術中深相倚畀自此廠衛秉時竊柄日漸恣肆逮末世而元氣屠削遂以

武城典史詰之力朋擊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逮治論斬力朋後得倖免而帝以此謂直不私益幸直

質實

武地古夏城地隋改舊武城為清河縣別置武城于此明屬高唐州今屬臨清州戴縉字子容南海人

發明

明自宦官王振亂政御史李鐸以遇振不跪謫戍鐵嶺衛于是言官之氣始懾于宦官然未嘗顯與宦官比也前七年雲南鎮守中官錢能以疾將召還巡按御史郭陽譽能剛果有為乞留鎮守為士論所鄙然猶不至傾朝士以悅宦官也戴縉險躁干進諂諛訛訛頌西廠之功而揚其燄且以傾直所不悅者嗣後宦官用事遂多與言官相表裏馴至末流崔呈秀倪文煥之徒皆甘心効逆閹屬犬毒痡海內以速明祚之亡而作俑實自縉始縉罪可勝誅哉

危亡追論禍源
憲宗豈得辭作
俑之咎耶

秋八月振南畿山東州縣災

帝以應天諸府及山東兖州水潦傷稼民大饑乃分遣曹郎往發倉振之並賜之救所在有司貪酷者許逮治以聞 質實 分遣曹郎按明實録振兖州者刑部郎中張文淮安則兵部郎中張謹揚州則户部郎中谷琰徐州則吏部員外郎國泰鳳陽則户部郎中李炯然

錦衣衛執工部尚書張文質下獄

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户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兵部尚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也在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錦衣衛官以擅繫大臣停俸月 質實 張文質昌黎人何琮字文璧仁和人

太子出閣就學豫教所當慎重覃吉即老成諳閹亦衹可謹視起居若口授章句廷臣中豈無可簡備宮僚以資啟迪乃委之寺人實為非體幸而吉尚謹愿

九月京師地震

月之十日甲戌夜地震者三次

戊戌 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命太常少卿王獻等入侍學士彭華等充講讀官教閣臣萬安劉珝劉吉董督之時有老閹覃吉者朝夕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勅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内侍讀佛經吉入太子曰老伴來矣急手孝經是年太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質實 彭華字彥實安福人大學士時之族弟也

三月復開遼東馬市

不致貽累蒙求然欲以是垂訓後人則如馮保等之挾勢擅權未嘗不由于承華保護史家不知履霜堅冰之義反以端本正始歸功于吉典識甚矣

永樂間設馬市于廣寧及開原城東以待泰寧朶顔福餘三衛正統間以其部衆懷貳罷不設會們都埒暴强侵掠三衛三衛部長皆走避塞下頗饑困屢請復開馬市兵部持不可至是遼東巡撫陳鉞復為之請乃許之而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朶顔諸部扺怨遂擾廣寧不復來市後鉞長兵部懼罪及已因請治海安二人罪令參將布政司官一人監市毋有所侵尅于是互市如故

質實 陳鉞字廷威獻縣人

上杭盜起以高明巡撫福建督兵討平之

上杭地接江西廣東山谿險阻為閩之盜藪天順中李宗政作亂巡按伍驥率兵擣其巢俘斬八百餘人亂乃定至宗曾宗鄧嵩等復屯結出掠勅鎮守中官盧勝巡按戴用督捕之而勢益熾時高明方服闋特起為福建巡撫任以討賊明至汀即督兵入山不數月盜皆以次禽縛誅首惡三十六人餘賊死遣戍析

其地置永定縣由是上杭無盜患

質實

上杭宋縣明屬汀州府永定縣明屬汀州府今皆因之高明字上達貴溪人自幼事母以孝聞初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會揚州私販鹽者嘯聚為寇守兵失利詔明討之造巨艦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沿江置邏堡候望賊蹤跡無所匿遂平之明廉約清峽所至事輒辦既平上杭盜旋移疾歸伍驥字德良一字體紙安福人驥與都指揮丁泉同討賊泉力戰為賊所害驥平賊後亦旋卒閩人並祠祀之知縣蕭定聞于朝賜祠額曰褒忠戴用萬安人丁泉汶上人

夏五月以戴縉為右僉都御史

縉既頌直功復開西廠即擢尚寶司少卿然縉意未慊也直力薦之于帝旋有是命明年復自中旨擢副都御史甫踰年進都御史代王越掌院事於時御史王億等競效縉所為相率媚直謂西廠擿伏發姦不

惟可行之今日實足為萬世法傳聞四方無賢愚皆嘖嘖罵之指縉為罪首而縉驟躋顯秩益甘心黨直依阿澳忍臺中紀綱掃地後直寵日衰縉知不為廷臣所容謀出為南京工部尚書直敗黜為民質實王億銅梁人

六月太白歲星同晝見

四川巡撫張瓚討平松潘疊溪苗

先是松潘諸番寇邊僉事林璧言松茂惟設二參將以副使居中調度事重權輕臨敵稟令上官千里請戰謀洩機緩故常失利宜別置重臣彈壓𢦤即命巡撫兼領專其責成乃詔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令副總兵㓂𢦤軍松潘參將孫暠軍威疊為夾攻計而自率兵攻白草壩敗大岩斬獲

無算移師狗茂州疊溪所過降附賊魁皆殲先後破滅五十二砦其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乃班師

質實 安縣唐曰龍安元安州明降縣屬成都府今改屬綿州白草壩番砦名在今龍安府屬之平武縣南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林璧武岡州人

太監汪直行遼東邊

前年冬遼東巡撫陳越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定之而帝命馬文升往安撫直不悅文升馳至鎮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事垂定直思攘其功固請于帝挾其私人錦衣百戶王英日馳數百里箠撻守令遠近驛騷鉞聞之懼先遣人賂直左右令所過居民跪迎道左比至鉞出迓于郊望塵蒲伏盛供張以娛直左右既得賂復爭稱鉞賢直大喜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於直內慚文升又與抗禮奴視其

左右直益不悅而鉞與文升素不合日夜譖之直直于是必欲傾文升矣

發明　明代宦官採辦刺事分鎮監軍出使皆肇自永樂而特遣巡邊則自憲宗之命汪直始夫直之擅作威福其時中外已莫不震讋原不待巡行邊徼而始張其聲燄也即今考其傳載率飛騎日馳數百里所過箠撻官吏各邊都御史皆服櫜鞬迎謁供張甚盛左右從者悉大遒賄賂遠近爲之騷騷則于邊事又何益哉直年少喜兵欲以邊功自固乃有此行而爲憲宗者亦何至曲徇其請而罔顧邊釁之日啟也耶

秋七月京畿山東大水

分遣郎中林孟喬劉道員外郎袁江王臣往勘災振之尋詔廷臣條䘏民事宜而命南京刑部侍郎金紳

巡視江西災時江西亦大水也于是科道官應詔言近歲以來工匠以斧斤微勞濫膺祿秩旗校捕獲妖言輙得遷官前雖勅法司慎鞫斯獄而緝捕者希求陞職恐其中不免枉誣刑賞過中災祲亦或繇此疏入帝下所司議之是年四月襄陽江溢壞城郭詔免被災秋糧五月陝西商州大水民多渰死者

質實 林孟喬福清人劉道懷仁人袁江祥符人王臣蒲城人金紳字縉卿上元人

八月下蘇松巡撫年俸於錦衣衛獄

俸巡撫山東時陳鉞為布政使兩人負氣不相遂遂相惡也鉞既為汪直所喜欲逞前憾于俸從容言俸短直信之會俸議事至京直請執下錦衣獄先是俸所親學士江朝宗除服還朝道俸所部俸出迓之與聯舟並下所至有司供張頗盛直方求俸罪聞之疑朝宗必有所關說并下獄榜掠朝宗不能堪誣引僉

事吳琦等十餘人俱被逮繫獄半載戍俸湖廣邊衛謫朝宗等官有差踰年俸竟卒戍所　質實　江朝宗巴縣人吳縞山陽縣人

九月擢嘉興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繼宗為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犯時集父老問疾苦為袪除之大興社學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大興御史孔儒來清軍里老多撻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為治有體公但釐剔姦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也儒不能難心銜之頻行突入府署發篋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慚而去中官過者索錢于繼宗即發牒令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劵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直欲見之之不可帝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

一人耳至是秩滿超遷按察使歟與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禮每于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遺書慶 質實 楊繼宗字承芳陽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 城人孔儒句容人

河決開封

壞護城隄五十丈河南撫撫李衍上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壅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之新城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以洩杏花營上流而自八角河口抵南頓則當分導之以散其勢庶可免祥符鄢陵睢陳歸德之災帝勅衍酌行之明年正月遷榮澤縣治于河北然衍所疏浚者不久亦塞 質實 明史河渠志祥符護城大隄天順元年所修築也方輿紀要杏花營在開封府城西二十里一統志八角河口今曰八角店在祥符縣西南三十里南頓南頓子國春秋時又迫于陳而南徙因名南頓今陳州府商水縣北

有故頓城鄢陵漢縣明屬開封府今因之李衎字文

武具先懸城人永樂初有李義者謫戍南丹後改編

隆慶州民籍

遂為隆慶人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四